

《合浪浪许家3》再度诠释“戏如人生”



近日，太原莲花落轻喜剧《合浪浪许家3—戏如人生》在大同大剧院连演两场，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融合方言俚语、市井烟火与时代思考的文化盛宴。该剧作为《合浪浪许家》三部曲的收官之作，以太原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为主线，通过养老、教育、创业等社会议题，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普通百姓的生活变迁，笑点与泪点交织，引发强烈共鸣。

《合浪浪许家3—戏如人生》延续前两部的叙事框架，以太原“合浪浪”（方言中意为“小巷子”）为地理符号，聚焦许家三代人与邻居的日常互动，通过幽默诙谐的轻喜剧形式，折射城市发展与个体命运的交织。剧中巧妙融入太原莲花落、话剧、晋剧等非遗艺术形式，以诸多创新模式串联全剧，既有新时代青年文化元素的惊喜植入，也有传统曲艺的精致妆造与方言魅力。

该剧由大同数来宝创始人曲艺名家柴京云担任导演、柴京海领衔主演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名乐编剧并联合演出。演出还汇聚山西省曲艺界顶尖力量：金辉、张霞、李玉勇、马菁原、张智、姬锦钰、焦小艳、孟春、李宗全等艺术家倾情加盟，通过虚实结合的舞台设计与歌舞杂技的

创新融合，打造出兼具地域特色与现代审美的视听体验。剧中主角许有福（柴京海饰）的塑造尤为亮眼，其以太原方言演绎的市井人物鲜活立体，被观众誉为“笑着流泪的教科书级表演”。

“‘合浪浪’是太原人对巷子的亲切称呼，‘合’是‘和人一口’，像家人共守一锅饭；‘浪浪’既有生活跌宕的起伏，也藏着亲情友情里的浪漫。”太原莲花落传承人、中国曲艺牡丹奖得主、合浪浪系列编剧王名乐聊起创作，眼里带着光，“灵感源自父亲讲述的平房往事，姑姑家姐姐在厦门开山西面馆的经历也成原型。”“我就想写市井小人物，他们的鸡毛蒜皮其实都是大事。”剧中“许家”之“许”意为“或许是每家”，没有主角却人人都是主角，老许的固执、贾明星的虚荣，让观众拍大腿：“这不我邻居嘛！”

导演柴京云作为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，把一辈子的艺术底子都倾注到“合浪浪”里。“导这部戏时，我就在想，怎么让观众在欢笑与感动中，看到生活的本质。既要有趣味性，能让观众开怀大笑，又要有思想性，让大家看完能有所感悟。”柴京云导演说道，从舞台上的晋剧元素道具，到角色之间充满生活气息的互动，每个细节

都经过反复雕琢，只为把太原人过日子的真性情摆上台。

舞台上，老中青三代演员的精彩演绎，让“合浪浪”里的人物跃然眼前。主演柴京海将曲艺的灵动与话剧的细腻完美融合，把许有福的市井智慧与生活无奈诠释得淋漓尽致；金辉饰演的许丽，举手投足间尽显家中长女的担当与温情；而李玉勇扮演的王大爷，凭借一口地道的五台方言，成为全场的“喜剧担当”。“为了让王大爷这个角色活起来，我专门回五台老家，跟老乡们朝夕相处，学他们的说话方式、肢体动作，把这些细节都融入表演里。”李玉勇乐呵呵地说：“我们剧里的人物虽然平凡，却各有各的亮堂劲儿。”

这部剧的独特在于艺术创新：将莲花落的说唱、话剧的细腻融合，让曲艺演员学表演、话剧演员练说唱。王名乐说：“好作品是生活的总和，要先观察、再思考、最后艺术再现。”剧中没有宣传口号，却用拆迁分房的互让、隔辈亲的溺爱等细节，悄悄就把人心里的善给勾出来——有观众看完当即给远方父母打电话，有人因想起已故亲人落泪。

“这部剧没有所谓的主角，因为生活里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。观众看完，能从角色身上看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。”柴京海说。演出结束后，不少观众仍沉浸在“合浪浪”的世界里，回味着剧中那些平凡又动人的瞬间。从“浪浪山”到“合浪浪”，小人物的故事正带着日子里最真的温度，在舞台上传递出生活的力量。

《合浪浪许家》三部曲以艺术为媒，架起传统与现代的桥梁，彰显了非遗文化的时代生命力。此次演出是“曲艺名家聚平城”系列活动的亮点之一，相信“合浪浪许家”会承载着观众的期盼，走出山西，走向全国。

内蒙古自治区曲艺家协会秘书长 格根塔娜 本报记者 任翔宇

反串戏亦不可玩笑

前些时，南北几大京剧院的“反串戏”十分红火。《锁麟囊·春秋亭》里，薛湘灵从轿子里捧出大金元宝，《拾玉镯·法门寺》则以“新能源车”“师姐师弟”等网络热梗频频引爆全场，线上直播更是触达数百万观众。

京剧名家李慧芳生前就说过：“反串戏不是玩笑戏。”现在的大多数观众不能理解这句话蕴含的艺术原理，反而认为，年底“封箱”，娱乐而已，何必讲什么清规戒律，有的还以“创新”“与时俱进”等为其辩护。

唱戏不论日常或年底，都是娱乐，但娱乐不是只有“搞笑”一种。“反串戏不是玩笑戏”的规则，不是反对娱乐，而是维护娱乐（艺术生态）的多样性，避免娱乐的形式单一化和效果扁平化。

京剧中的玩笑戏，如《打面缸》《打杠子》《丑表功》等等，剧情本身就是“梗”，插科打诨、“玩梗”是它的主要手段；“反串戏”的主要形式是“反串”，是用“直工直令”的“反串”来娱乐观众。

“反串”不论“串”的本领大小，越是一丝不苟，娱乐性越强。反串戏演员争相“玩梗”，连龙套都出来插科打诨，这就失去了反串戏的本意，与玩笑戏同质化了。尤其像《法门寺》这样寓意深刻的讽刺喜剧，搞得满台新名词，甚至塞进各种外来样式，几乎演成闹剧——“反串”的“娱乐”就被“玩梗”搞笑淹没了，“娱乐”只剩下“笑”，这是娱乐的扁平化。

“玩梗”搞笑在近年来的京剧演出中不是个别现象。有些演员在日常演出中，也随意插科打诨，“玩梗”。譬如，有的老生唱《武家坡》，“窑门”下跪前冲观众问话：“你们说跪不跪呀？”观众大叫：“跪！”然后，哄堂大笑。这类台上演员直接与观众互动的形式，显然不合京剧演出的传统规范，大多更脱离戏情戏理。

就艺术生态而言，雅和俗有各自的价值。但“对错”的区别一定要辨别清楚。如果在《甘露寺·相亲》中，乔玄与刘备同坐“大边”，成了客位；赵云站“小边”成了“保驾”孙权，实在是大错特错。不管南派北派，这都是违犯戏情戏理，有悖基本程式规范的。戏曲表演如果一味追求流量路径，在演出中模仿搞笑机制、雅俗对错不分，长此以往，势必会淡化戏曲本体规范，进而影响行业健康生态。

如今，政策之手、市场之手、算法之手，都可能在不同阶段塑造艺术结构。当任何一只手持形成压倒性力量，艺术多样性便受到挤压。因此，艺术的健康生态，需要维护多种路径并存，而不是让某种路径吞噬其他可能。

当舞台上只剩笑声，艺术就失去层次。“反串戏不是玩笑戏”这句话的意义，或许正在于此。它提醒我们：娱乐是多样的，不是只有一种“笑声”。只有保留结构差异，艺术才不会走向单调。

据“学习强国”平台



光影碎片拼接成的城市底蕴与温情



当摄影镜头转向最具烟火气息的城市生活百态时，摄影艺术呈现出的亲和感往往最能打动观众。“烟火·最‘平’城”2026迎新春艺术摄影展，展出的百余幅摄影艺术作品，无不讲述着一种有内涵的市民生活状态，表现着一种富含感动的精神面貌与姿态，以温情与观众对话，以触底的亲近民间表现身边的大众，共同讲述着一座叫平城、叫大同的城的深厚底蕴与轻盈生活。显然，策展者将这些呈“碎片”状的作品拼接成一个共同的主题，即这座城的底蕴与温情。

在创作者的镜头里，这座城的面孔似旧还新，不是符号化、刻板的古都印象，处处流动着新潮生活。金碧辉煌的九龙壁下静观的群众，古今在这里乍然相遇，观众与辉煌豪奢、张扬无比的明代王府照壁打了个照面。城墙角楼背景下的骑行者，城墙垛口背景前的舞者，善化寺门前的练武老者，呈现出古与今既隔绝又融合的奇妙感。城墙上文峰塔的古，与五排着黄装的古筝演奏者的今，二者互相融合成宏大场景，把平城的古都背景和当下具象化的烟火生活融入创作构思，在相互衬托中展现出古都平城今昔共融的视觉叙事，形成古今同框、时空混合的特殊美感，表

现出万象升平的可歌主题。

在古今同频共振的主题渲染中，创作者采用了独特的表现手法。以航拍视角拍摄云层下忽隐忽现的城墙，仿佛这座建于地面上的城竟出没于天上的云中。还有那幅街坊式古民居群作品，以航拍视角，选取黑白主色调搭配创作，在光影上注重统一调度，使观众的第一感觉看到的不是民居建筑群，而是一堆几何体的有序组合，形成一种难能可贵的毕加索抽象派创作风格特色，带有浓厚的怪诞审美取向。表现出云中城、街坊式古民居群的特点，体现出这座宜居之城的恢宏气魄。

加重烟火温情的表现，明显减弱了传统纪实摄影的呆板成分，为纪实表现罩上一层人文色彩。文庙古意盎然的大殿前，是一株盛开的花树，花树下家人在悠游欣赏；一幢古建风格的民宿，青砖碧瓦鳞次栉比，一对穿着红色古装的新人置身其中。这些作品，在创作构图上，色调普遍多取暖色，强调质感的真实，注重画面的视觉层次，彰显温情底色。

对于劳动者形象的塑造，摄影创作者打破了常见的表现艰辛的格式化主题，重在展示其工匠精神风貌。采用仰

拍的视角抓取吊车探出机器长臂的特写，用广角镜头的畸变刻意强化张力，使长臂形成一种夸张到极致的惊人长度，凸显操作者的技艺不群。采用光影设置技法，借用楼内温和的黄色灯光反射，刻画清洁楼面环境的“蜘蛛人”形象，色彩柔美、和谐。采用强烈的光影明暗对比，以漆黑墙面为背景，将光投射到手工艺者凝目注视的专注神情。创作者显然将劳动已升华为一种肃穆的仪式，升华为一种美学缔造，表现出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深情礼赞。

万象升平，全民齐欢。这是平城2026年的新春剪影，欢庆是这场摄影艺术展每幅作品共有的内核。其中一幅作品是这样的：数人高的烟花织得密如丝网、大如帐幕，众多流如同一片高大的金黄的火树丛林。在这个欢庆无比的背景前，是一个在烟火映照下，侧着身子、伸开手臂去点燃爆竹、摆出一副即将后撤姿势的人物形象，真是尽显摄影艺术的写实之能，将充满内在张力的动态瞬间凝固成一个静态的画面，细节饱满，质感生动，把城市的“烟火气”渲染得淋漓尽致，形成打动人心艺术力量，引发了观众内心深处的强烈共鸣。

蒋蔚